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李晓伟

有一片热土在神州
有一座城市叫汝州
有一种精神叫奋斗
有一种感觉叫幸福

奋斗是我们筑梦的旋律
奋斗是一首写不完的长诗
幸福是我们圆梦的主旨
幸福是一部读不尽的史书

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追梦的信念让我们的脚步铿锵震耳

放眼今日汝州大地
处处春意盎然 花团锦簇
从条条大道到北汝河畔
从座座高楼到焦桐高速
到处欣欣向荣 生机勃勃
到处日新月异 天翻地覆

我们牢牢把握“五位一体”

我们强化“四个全面”布局
我们聚焦“三区一群”
我们坚持“保底线、保民生、保运转、
创环境、求发展”

我们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誓将改革进行到底

我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用十九大精神武装自己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有主题

我们突出规划引领
绘就科学发展美好蓝图
延伸策划规划
建立专家治市机制
明晰发展路径
严格监督认真落实

我们突出项目招商
产业转型更加稳固

我们着力加快项目建设
我们着力深化改革
“三个100”同步实施
双创工作法全国推出

我们突出百城提质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明显提升
中心城区搞“双修”
特色小镇光彩夺目
美丽乡村变花园
转型做实投融资

我们突出环境建设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好“两违”整治攻坚战
打好信访稳定攻坚战
筑牢跨越发展坚实基础

我们突出党建统领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组织保障更加突出
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选优配强村支部书记队伍

我们产业帮扶加快脱贫步伐
我们易地搬迁走上脱贫之路
我们电商扶贫一根网线通九州
我们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输
我们兜底扶贫幸福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手拉手 小康路上齐迈步

好婆婆 好媳妇
乡贤人物 文明户
文明风尚满城乡
歪风陋习被刹住
乡风民风 人居环境
文化生活美起来
美丽汝州齐歌舞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试点市
全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
点市

26项国家级、省级殊荣
激励着我们前进的脚步

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
激荡光荣与梦想
充满信心与斗志
见证情怀与担当
全力以赴为人民群众造福

天道酬勤
沧桑陵谷
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丽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富足
我们的事业越来越红火
我们的智慧越来越丰富

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幸福就在生活深处
幸福与我们并肩同行
幸福在我们心灵永驻
与幸福同行
我们越奋斗 越幸福

生态汝州
智慧汝州
健康汝州
文明汝州
幸福汝州
我们建设新汝州的信心越来越足

越奋斗 越幸福
我们用念兹在兹的不变初心
尽锐出战 精准施策
走过再长的路
走到再远的未来
让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更加充足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让我们扬鞭跃马 勇往直前
奋力绘就宏伟蓝图
让我们与幸福同行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昂首走向更加灿烂
更加辉煌的美丽坦途

过年谣

到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备过年。
“二十三儿，小年下儿，发面火烧儿肉杂可儿。”
“二十三儿，过小年儿；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打点酒；年三十，包饺子……”
小时候，大年初一的早上，祖母会把我们六兄弟一个一个晃醒，不许说话，要一个个先到院子里摇着椿树说：
“椿树椿树你为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了做檩条，我长长了穿衣裳。”对于这个歌谣的合理性，从一开始就怀疑态度：一来呢，檩条是长而较细的，栋梁才是粗壮的；二来呢，我长长了难道只为了穿衣裳吗？
“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带新帽。姑娘要花儿，小子要炮。”

年也曾叫年关

为什么年也曾叫年关呢？
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所以哲学学者说“年好过，节好过，日子不好过”。但是搁在三四十年前，年节还是相当不好过的。所以，年又叫“年关”。无论是“总把新桃换旧符”，还是“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总是有着辞旧迎新、否极泰来的期盼。

搁在三四十年前，除了过年过节和做客吃宴席，一年到头很少能够穿新衣、吃肉食的。
说年节不好过，主要难在要为割肉、买衣而发愁钱，甚至要发愁为过年打发债务。在物质贫乏的时代，像祥林嫂、白毛女那样的悲剧何可胜数啊！

小时候，临近年关的几天，村里照例要杀几天猪。屠宰架上挂几个大肉钩子，旁边架一口大锅，木柴火烧得旺旺的，放了血的猪给丢到锅里，褪去猪毛，然后开膛破肚，分割头、尾、骨、肉、杂碎，各有归属。小孩子得了猪尿泡，当气球吹，能玩好几天。

我家里因为穷，更因为奶奶和父亲都是会做宴席的巧手，所以通常很少买腿肉、五花肉之类，更多的是买猪头、猪蹄和脏腑，拾掇干净了做成各种佳肴。

而像芥菜丝、腌萝卜、酸白菜、辣子酱，更是过年的主打菜。

小孩子总是最盼望过年的，因为他急着要长大嘛！可不仅仅是要穿新衣戴新帽，要花要炮！长一年大一圈，不仅个子要长高，本领也在长大大呀！

年戏

我生于1969年。小时候，我们村里有剧团，主要唱越调，偶尔也唱曲剧。每当年前一两个月，一入冬季闲月，剧团的人就开始集结在大队部排戏。我大姐和三姐都是村剧团的演员，所以我两岁时就常常跟着到庙里去看排戏，还常常在几个拉胡琴的大人的伴奏下，唱上几段。12岁那年春节，我还两度粉墨登场，上台唱了《跪韩铺》。我演包公，父亲亲自给我化妆。父亲既是戏剧作家，也是书法家和美术家，还给村剧团画过六扇屏。

村里的戏，招引得十里八乡的人前来观看，有的甚至从外乡外村赶来，在亲戚家住着不走，直到过年几天把戏看完了才走。

那些年村里拍了好多戏，《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白毛女》《扒瓜园》《卖箩筐》《何巧娘》《牧羊卷》《柜中缘》《陈三两》《黑遇路》《卷席筒》《十五贯》《跑洋京》《三哭殿》《穆桂英挂帅》《穆桂英下山》《春草闯堂》等，我父亲编剧并亲自导演的《御史争宝》也唱了好几年。

1983年，大队买回一个大电视，黑白的，经常播放《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两个进口电视剧。从那年起，我年年收看央视春晚，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后，电视渐渐取代了戏曲，剧团渐渐式微。

我们的节日 想起幼时 过年乐

李国现

准备过年

过年前，为准备过年的各种操劳也不轻省。比如扫房子，要戴上麦秸帽，穿上旧衣衫，把屋里从上到下从房顶到地面扫干净，要扫掉一年的积尘和蛛网。又如贴春联，要把上一年的春联彻底清除干净，可费劲了。春联都是用加盐的热糨糊粘贴上去的，紧紧地依附于木门之上，贴的时候只怕粘不紧，揭的时候要反复刮，甚至用开水反复浸泡再刮去。蒸馍要蒸上一整天，起五更搭黄昏，一家老少齐上阵。犹记得，揉面揉得我小手酥软。

小时候，临近年关的几天，村里照例要杀几天猪。屠宰架上挂几个大肉钩子，旁边架一口大锅，木柴火烧得旺旺的，放了血的猪给丢到锅里，褪去猪毛，然后开膛破肚，分割头、尾、骨、肉、杂碎，各有归属。小孩子得了猪尿泡，当气球吹，能玩好几天。

我家里因为穷，更因为奶奶和父亲都是会做宴席的巧手，所以通常很少买腿肉、五花肉之类，更多的是买猪头、猪蹄和脏腑，拾掇干净了做成各种佳肴。

而像芥菜丝、腌萝卜、酸白菜、辣子酱，更是过年的主打菜。



年味浓

- ① 2月12日晚，政府门前两侧的大红灯笼。赵子豪 摄
- ②④ 2月12日晚，禄丰街道路两侧布满了彩灯。赵子豪 于俊鸽 摄
- ③⑤ 2月12日晚，中大街全面亮化。陈晶 摄
- ⑥ 2月12日晚，建设路灯光璀璨。于俊鸽 摄